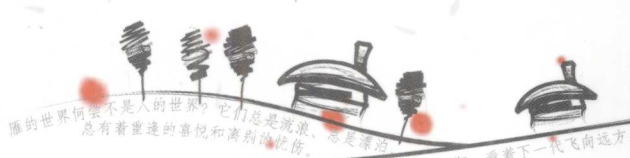


刘墉 著

啊啊



谁的世界何尝不是人的世界？它们总是流浪，总是漂泊，
总有着重逢的喜悦和离别的忧伤。
它们为生活而争逐，为生存而战斗，护着子女长大，带着孩子飞翔，看着下一代飞向远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啊啊 / 刘墉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382-8677-9

I. ①啊…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5882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170 千字 印张:8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徐悦 吴璇 责任校对:刘琰
封面设计:门乃婷 版式设计:门乃婷

ISBN 978-7-5382-8677-9

定价:26.80 元

前言

鸟事真精彩



三十年前我犯了严重的哮喘，医生为我做“过敏原测验”，手臂上扎了十几个针眼，每个都肿很大，只有一个没问题，是鸡！

“猫狗都少碰，你只能养鸡！”医生说。

我没养鸡，养了一只亚马逊大鹦鹉。但是没过多久，就把鹦鹉送给了人，因为它总对着窗外扯着嗓子喊“哈啰”，惹得很多路人登门问“有什么事？”更麻烦的是，我中年得女，鹦鹉一喊，小奶娃就哭。

女儿上小学，我总算又有了一只不让我敏感的宠物——螳螂。女儿为它取了个美丽的名字“派蒂”，我则每天为派蒂奉上各种大大小小的虫子，把它训练得武艺高强，能一个下午连捉七只马蜂，一个晚上把朋友大卸八块，而且在新婚之夜吃掉整个老公。派蒂在我的照顾下，比别的螳螂长寿三个月，它死的时候，我非但和女儿为它办了个有鲜花环绕的丧礼，还为其写了本十七万字的小小说《杀手正传》。居然后后被两岸五家出版社出版，并译成韩文本。

此后我又养过两只螳螂，但都不及派蒂辛辣，不过瘾就不养了。所幸有许多花花草草跟上，她们的香味虽然有时也会令我敏感，但只要在盛开的时候把花搬出屋子、或用塑料袋罩起来就成了。

每天照顾花，活像养宠物，我居然在其中发现不少“天机”，写成《花痴日记》。这书叫好不叫座，据说学生家长和老师排斥，原因是书名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怕孩子会变成“花痴”。直到我反问：“爱书是‘书痴’，爱画是‘画痴’，爱砚是‘砚痴’，爱花为什么不能



叫‘花痴’？那书谈物情、说物理，比什么都适合学生读。”家长和教师才选作学生的优良读物。

《花痴日记》预计写春夏秋冬四本，最先出的是《冬之篇》。去年着手写《春之篇》，我的生活中又闯入新的宠物——两只野生的加拿大雁。

雁是会飞的鹅。大家都知道鹅能看家，那是因为它们认地方、认主人。如果你偷几个野雁蛋自己孵，小雁出生第一眼就看到你，它会认你做妈，跟着你、守你的家。

相反的，野雁不认你做妈，不把你的地方当家，也就特别警戒、视你为敌人。两只闯入我生活的野雁起先也如此，一见我就鬼叫着飞走。但是在我一点点笼络、一步步亲近之后，那被我取名“啊啊”和“呀呀”的两只野雁，非但会跟我散步、帮我看家，还得寸进尺地抢我东西、掏我口袋，甚至飞上我的餐桌、爬上我的肩头。

我也跟它们的一堆朋友打交道，惊讶地发现这群大鸟之间的爱恨情仇，一点也不比人类差。我甚至在“调教”它们的时候，领悟了许多教育的道理。

这本书就是以纪实的方式，写我与它们的友谊。它是日记，也是小说，高潮迭起得连我自己都惊讶，悬疑起伏得我至今还搞不清。书写成，我对太太说：“只怕读者会认为我很神经！”

太太笑答：“你本来就很神经，很神经地写了一箩筐的鸟事。”

鸟事终于露面了。至于故事精不精彩？我神不神经？请读者找个安静的地方一口气读完，再打个分数、说个公道！

引言



雁的世界何尝不是人的世界？它们总是流浪、总是漂泊，总有着重逢的喜悦和离别的忧伤。它们为生活而争逐，为生存而战斗，护着子女长大，带着孩子飞翔，看着下一代飞向远方。

这本书谈人与雁的奇缘，由陌生到熟稔，由猜疑到互信，进而发展出深厚的情谊。它将带你进入雁的世界、雁的心灵，更思想人间的生死爱恨与恩怨情仇。

前言

鸟事真精彩

1 邂逅



- 4 第1天 一月三十日 在风雪中归来
- 7 第2天 一月三十一日 偷吃的仆人
- 9 第3天 二月一日 请你们吃饼干
- 12 第4天 二月二日 天降美食了
- 14 第5天 二月三日 为你们取个名字吧
- 16 第8天 二月六日 喂食出了问题
- 19 第11天 二月九日 神鸟知多少
- 22 第13天 二月十一日 雪地上的脚印
- 24 第14天 二月十二日 大鸟和小鸟的合作

2 接触

- 28 第15天 二月十三日 坠入薄冰的陷阱
- 32 第16天 二月十四日 当啊啊挂了拐杖
- 35 第20天 二月二十日 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 38 第30天 三月二日 大雪
- 41 第31天 三月三日 为什么它们不告而别
- 43 第32天 三月四日 雁归来
- 46 第33天 三月五日 要有礼貌,不能抢

3 冲突

- 52 第35天 三月七日 有人来叫阵
- 56 第37天 三月九日 男人别跟女人斗
- 60 第38天 三月十日 我成了它们的警卫
- 64 第40天 三月十二日 雁伙人势
- 67 第42天 三月十四日 小心眼的呀呀
- 71 第43天 三月十五日 有雁如狗



4 旅者

- 78 第44天 三月十六日 啊啊是先行者
- 80 第47天 三月十九日 迪斯尼天堂
- 82 第48天 三月二十日 来自远方的呼唤
- 84 第49天 三月二十一日 高尔夫球场开放了
- 87 第50天 三月二十二日 小帆和啊啊的第一次接触

5 猎人

- 92 第53天 三月二十五日 猎人出现了?
- 95 第54天 三月二十六日 今天我们去逛街
- 99 第55天 三月二十七日 相机泡汤了
- 103 第56天 三月二十八日 你们在雾里迷路了吗?
- 106 第57天 三月二十九日 吵闹的观光客
- 109 第58天 三月三十日 我们被邻居骂了

6 亲爱

114 第59天 三月三十一日 我把呀呀夹住了

119 第60天 四月一日 老鹰出现了

123 第61天 四月二日 危险的季节

127 第62天 四月三日 我们一起飞翔

131 第64天 四月五日 盖在湖边的产房



7 母亲

136 第65天 四月六日 伟大的母亲

140 第66天 四月七日 啊啊来敲门

142 第67天 四月八日 我看到呀呀的蛋了

145 第68天 四月九日 会不会有贼潜入

148 第71天 四月十二日 大战拉开了序幕

152 第72天 四月十三日 老鹰出手了

8 战争

158 第73天 四月十四日 我们帮它孵蛋吧

161 第75天 四月十六日 有人来偷蛋

164 第86天 四月二十七日 殊死之战

168 第87天 四月二十八日 野雁的爱恨情仇

172 第88天 四月二十九日 啊啊会招呼客人了

175 第89天 四月三十日 戴金坠子的啊啊

179 第90天 五月一日 遇到劫匪?

183 第91天 五月二日 居然挂了彩

9 哀歌

- 188 第 93 天 五月三日 小雁该破壳了
- 191 第 96 天 五月六日 长了脚的毛线球
- 195 第 97 天 五月七日 宝宝在哪里
- 199 第 98 天 五月八日 都是爱的错
- 202 第 100 天 五月十日 不能宠孩子
- 204 第 101 天 五月十一日 那是谁家的娃娃



10 悔悟

- 210 第 331 天 十二月二十六日(西双版纳) 悔恨与感伤
- 213 第 345 天 一月十日(台北) 雁苍的玄想
- 217 第 359 天 一月二十四日 游子的归来
- 221 第 360 天 一月二十五日 它们为什么不来
- 224 第 361 天 一月二十六日 是光临,不是别离

11 似曾相识

- 228 第 362 天 一月二十七日 几行鸿雁上青天
- 231 第 363 天 一月二十八日 鬼门关前走一遭
- 234 第 365 天 一月三十日 顽固的鸟
- 237 第 366 天 一月三十一日 爱是一种执著
- 239 第 369 天 二月三日 那熟悉的身影与呼唤

啊啊

刘墉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O1

邂逅

画花卉的人，多半不喜欢花圃里种植的花，因为虽然那些花开得饱满而鲜艳，却总是欠缺那份劲拔与含蓄的美。

略被虫蚀的叶片、几分残破的花瓣、盘错孤挺的枝干，才是画家们钟爱的，为的就是那份“力”！

生命的过程正是一种“力”的表现。唯有艰苦地冲出地面，受尽风霜雨露打击而获得成长的，才能散发出自然生命的美。

酷寒中的野雁是这样，人生不也是这样吗？



在草地上发现两条野雁屎，湿湿的，表示刚拉不久。现在是一月底的隆冬，草地虽然还有些绿意，下面的泥土却冻得像石头，难道野雁已经回来了吗？

湖上一片冰，而且因为结冻的不同，显出一圈圈灰白的图案，只有湖心偏西岸的一侧，不知由于水温较暖，还是得到较多阳光，露出一小块直径不到三十米的湖水。上面没有野雁，倒有几只海鸥，飞的飞、游的游，算是为这寂寥的冬日添上几许生意。

大学时做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海是大眼的姑娘，海鸥是她片的飞吻。”这一大片白冰当中，有一小片“蓝”和飞舞的海鸥，倒真像在白白的脸上，张着蓝色的大眼睛。

湖对岸的高尔夫球场，春天是红绿，夏天是翠绿，秋天是黄绿，现在则成为枯黄。落尽霜叶的树，像是一支支“竹耙子”倒插在枯黄的草地上。总掩在树丛后的岸边人家，现在才显现出来。

很多人去南部避寒了，只有我，前天反而从温暖的台北飞到这冰封雪冻的纽约，困坐在临湖的书房，跟昏沉的时差对抗。

傍晚下了场小雪，虽然只薄薄一层，天地间却铺上一床白被单。雪才过就晴了，夕阳把雪地染成红红粉粉的，有小鸟在枯树寒林间飞过，拉出条条黑线和拖在后面的尖叫声。

不知小鸟住在哪儿，雪天又吃些什么？突然想到我的喂鸟器，明天一定得挂出去，告诉小鸟们：我回来了，“刘氏鸟餐厅”重新

开张!

趁着最后一抹余晖,我穿上厚厚的羽绒大衣和长筒雪靴,出去剪蜡梅。虽然地球暖化,今年的纽约却奇冷,把蜡梅花苞都冻焦了。那确实是“焦”,只见许多黄豆大的花苞,看似将绽未绽、挺有生气,却一碰就掉;用手捏,更惊人!全碎成黄色的粉末。所幸还有几枝遮在茶花叶子的下面,看来还好,就全部剪下。突然发现不远处一片零乱的三趾脚印,三根直直的线交织在一点,好像简体字的“个”,我循着脚印找到湖边,一下子全不见了。

“野雁回来了耶!我看到它们的脚印。”回房间对太太报告。

她耸耸肩说:“这么冷、这么早,它们一定吃错药了,回来干什么?捱冻吗?”

正说呢,窗外突然刮大风,把地上的粉雪全卷了起来,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表示里面夹了许多冰屑。远处好像传来啊啊啊啊的雁鸣,天已暗,所幸有雪,在一片银白间隐隐约约看见许多黑影,正迎着寒风,先朝湖的左侧飞,再右转,拉出弯弯的弧度,降落在冰湖上。

看温度计,外面是零下八度。



在湖边发现一片零乱的三趾脚印，三根直直的线交织在一点，好像简体字的「个」

大概因为时差，早早就醒了。拉开百叶窗，听见呱啦呱啦的叫声，抬头看，两只野雁正从后院朝湖上飞去，它们没有直接飞到那一小块未结冻的湖面，而是降落在东侧的冰上。接着伸长脖子扇了扇翅膀，一前一后地往西侧走去。

水边停了好多野雁，约有五六十只，好像一点也没被刚才的喧哗影响。它们多半在睡觉，把颈子向后弯，将头埋进翅膀之间，许多还藏起一条腿，用单脚站着。不知这么做是因为冰上太冷，少一只脚站立能保留些体温，还是为了平衡。当头埋在一边翅膀里的时候，用那边的单脚站立会更舒服。

想起小时候父亲说的笑话，有个仆人烧鹅，香味四溢，仆人实在忍不住，偷吃了一条腿。端上桌，主人问为什么只有一条腿。仆人说：您不见在沙滩上站的鹅，多半只有一条腿吗？

父亲在我九岁那年就过世了，他说的故事却让我记得一辈子，甚至年岁愈大回想起来愈有意思。可能小时候不懂幽默吧！他说的故事又常常很短，只见他说完自己一个劲儿地笑，我却觉得没什么，反而对他的笑有些诧异。像是他讲有个秃子往瓶子里灌水，水进入空瓶，发出“秃、秃、秃”的声音，秃子生气了，把瓶里的水倒掉。水流出空瓶，发出“不秃！不秃！”的声音，秃子又高兴了。

父亲还说过一个水缸的笑话：有个傻子看见地上放着一个水缸，摸摸上面，说：“奇了！这缸怎么没有口？”又把缸抬起来看，更大



子女与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无论孩子多大、多伟大、多成功,或者多失败,父母都会爱你,管你。同样地,子女也往往是年纪越大越思念父母亲。这就是爱,就是执著,就是无怨无悔!

吃一惊:“怪了!这缸还没有底!”

这些笑话,我当时都觉得没意思,可是父亲死后,我只要往瓶里灌水或看到水缸,都会想到他。就像现在看冰上一只只单脚站立的野雁,想起那个偷吃的仆人,还有父亲的笑。



野雁们居然整夜以一只脚站在冰上,忍受零下十几度的酷寒弯着脖子睡觉